

沈氏弋說

沈氏弋說卷之二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虞卿

虞卿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而急魏齊之難于古高其誼以爲難及于曰此虞卿之巧于藏拙而借以爲名者也蓋虞卿說士也與魏齊原非深交卽令果與齊厚而欲脫之當用說法或通咫尺之書以說秦或破盈庭之謀以說趙或陳合從之計以說他國諸侯則魏齊未必不可脫也而卿皆無之古之人有行之者蔡聲子是也楚伍舉被譖奔鄭又將奔晉而竟以說復不聞

聲○子○借○伍○舉○逃○也○後○之○人○有○行○之○者○魯○朱○家○是○也○漢○高○帝○既○定○天○下○購○季○布○千○金○如○禳○虱○無○逃○者○而○竟○以○說○免○未○聞○朱○家○借○季○布○匿○也○卿○尤○以○說○舌○見○長○者○何○無○策○至○是○太○史○公○稱○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夫○以○工○于○畫○策○之○人○蹈○庸○夫○所○不○爲○之○事○非○情○也○且○卿○能○料○事○揣○情○而○不○料○平○原○十○日○之○飲○爲○詐○又○不○揣○信

陵君之畏秦猶豫而未肯見也。則卿所料而揣者。特已之去留。而非魏齊之禍福也。虞卿何如人。非信陵君之失言也。正核其情而疑之也。彼與趙孝成王非深相知。黃金白璧之賜。上卿之號。特初時嚮慕然耳。長平之戰。樓昌欲發重使。媾秦虞卿欲附楚魏。而王不聽六縣之割。趙郝樓緩以爲然。虞卿以爲不然而王無適從。則虞卿正計無復之之會。其去志已久。堅而適有魏

齊之緩急以藉手棄圭爵如敝屣何難哉戰國之士自魯仲連外不皆輕富貴之人而有時爲輕富貴之事。范雎蔡澤相繼辭相遂可當高蹈哉。不獨一虞卿也。彼不幸無魏齊來耳。雖然窮愁著書可謂賢矣。但不當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因人成事盜名之故態耶。而虞卿之微巧益信。

卓去病先生評○當時秦勢甚強君臣并志而

圖一魏齊以信陵君之俠尚且猶豫畏而不敢
卿知說法無益止有逃耳其捐相印與俱困于
夫梁政所以感激天下爲存齊計也六縣之割
趙郝沮樓緩逃卿業已功成而受一城之賞矣
謂其巧于藏拙而借此藉手恐未必然

孟嘗君

諸公子之延納無多于孟嘗君者然所食三千人皆客也非士也。鷄鳴狗盜客之傑然者也。馮驩其最傑者哉。天下無微可忽。牛溲馬渤亦有所用。故趙盾以靈徹而免難。徹固翳桑之餓人也。豈鷄鳴狗盜之雄。遂不當畜哉。向令孟嘗君非此二客。幾爲秦獄之鬼。但恐三千食客未必盡能鷄鳴。盡能狗盜耳。王介甫謂鷄狗之客出

其門士耻而不至似矣然未盡也孟嘗君之受病在混而禮之而漫無尊賢之等也嗟乎魯穆公加泄柳申詳于子思之上費惠公埒王順長息于顏般之林二子不速去哉而田文食客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夫與文等盛節也而三千客樊然無等此餉軍犒師之法非優賓饗士之禮也亦釋門飯僧平等之法非佳公子親師取友之體也而顧以無所揀擇概善遇之爲得計

薛且作逋逃藪矣。卽所食之客有勝馮驩者。衆人遇我何苦而國士自效乎。侯嬴乃夷門監者。信陵君虛左延爲上客。率用其策解邯鄲之圍。若田文卽有高士不爲用矣。何也。過趙而擊殺數百人。滅一縣以去其橫暴可知。業已相齊滑矣。棄而之魏。合四國之兵。徧臨淄而死王于莒。其叛逆可知。徒以好客之故。名高其主。聞于列國。而所得力之客。鷄鳴狗盜者。但能脫已于秦。

彈欽焚券者。但能重已于齊。而社稷之安危。隣封之休戚。無與焉。何貴于得士哉。不然魯仲連。王蠋。皆齊人也。肯于三千擾攘中。備食客之數否。

沈無回先生評○四君好客。以自張耳。孟嘗。春申爲甚。從來短孟嘗者。惟此說透徹。而中窾。

徐楚白先生評○信陵有事。而客多。効死孟嘗。失位而食客皆去。惟好客者不同。故客亦不同。

信陵君

侯生進竊符之說其策頗竒而危。毛公薛公進救魏之說其義頗正而亦危。信陵君兩用之以收大功。垂不朽。說者歸美于客而吾以爲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若他人則敗矣。方秦之困趙也。長平四十萬衆一旦盡坑。何有于魏兵之八萬。此時晉鄙椎矣。矯制發軍。其氣百倍。兵法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然信陵君非能素拊循。

其士率與驅市人而戰何異其勝也幸也儻不勝而秦乘大梁之虛以偏師直擣其境則趙與魏之社稷不保信陵君之首領亦不保侯生縱比鄉自剄以送公子而誰爲公子畫此策者千古而下必追論之以爲好客而受禍最慘者無如信陵矣信陵留趙十年不歸秦攻魏急毛薛二公以危詞動之而始歸歸而將五國之兵擊秦邯鄲之餘威猶在兵法所謂後實而先聲者

然師徒無統將各異心且得無傷于恃乎其謀
不勝半也已而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逐至函
谷而還當是時信陵挾震主之威秦王捐萬金
行反間使者頻問賀公子得立爲王未也幸信
陵日夜飲酒近婦人以終餘年不然千古而下
必追論之以爲誤聽毛薛之言不得其死足爲
好客之大戒矣吾故曰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
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之名而人因歸美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二
上

干客也。雖然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豪傑之士什得六七。卽斷然爲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而信陵君豪傑也。故侯生毛薛之說。售也。卓去病先生評○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名。勝唐應德論百倍。至于豪傑之士。什得六七。斷然爲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此千古隻眼。慮惟六七也。所以萬全惟萬全也。所以多蹶。

韓信

昔人有言士爲知己者死。又曰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然則感恩與知己固大不侔矣。淮陰侯韓信不聽蒯通言。不過感恩。高帝解推之恩。不忍背負其實。高帝非信知己也。初因滕公之薦而試用之。拜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及信亡去而相國何急追之。帝猶怒罵。以何爲迂濶。及何薦之力。猶但以爲將。而不以爲大將。帝豈信知

已。罷。假。令。信。在。楚。時。有。亞。夫。汲。引。左。右。其。間。未。必。以。執。戰。終。也。此。正。亞。夫。與。蕭。何。相。業。低。昂。成。敗。相。反。之。故。而。漢。廷。論。功。首。蕭。何。但。抽。揚。他。績。獨。不。及。薦。信。一。事。非。但。漢。廷。諸。臣。不。知。信。并。高。帝。亦。不。知。矣。魏。倩。實。陳。平。知。已。平。未。嘗。不。知。之。乃。信。自。始。至。終。矜。已。之。能。謂。帝。待。遇。之。厚。而。無。一。語。歸。本。蕭。何。非。但。帝。不。知。何。之。知。信。并。信。亦。不。知。何。之。知。已。矣。以。故。斤。斤。于。漂。母。之。一。飯。償。

之千金彼追數生平無可酬報而以漂母當之
蓋以愧淮陰之爲男子者實非信本懷也不然
以釜餘而飽飢者自閭閻婦嫗常態况怒信而
有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之誚與噉
蹴何異哉而感恩若是觀其賜南昌亭長以百
錢召辱已少年爲楚中尉則信意中之事已隱
然言表而後世不察與投金瀨水同類並觀亦
可笑矣信不學無術人也自行軍用兵外概無

所窺更願欲易足。葬毋而視其傍，可置萬家。胸
中已儼然具一人。臣規局得爲真王，益自喜過
望。故蒯通鼎足之說，柄鑿不入。既添○文○無○害○不鼎足，自不
得不伍。絳灌信何所見之晚，微時能出胯下，豈
顯時遂不能伍。絳灌耶？方信之下魏，破代也。帝
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楚。圍帝于滎
陽。帝自稱漢使，馳入信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
諸將，易置之。帝之備信，何密而信之待帝，何疎。

也以疎而不檢之衷。挾滿而難持之氣。以事猜主。宜其蹶矣。且假王之請罪。在要君。垓下之爽約罪。不獨要君而已。凡此皆所以致蹶之道。非高帝之薄也。如是則何如。跽足之愈乎。太史公曰。天下已定。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蓋隱之也。信于功名之會。無超識以處之。終始誤認高帝爲知己。而不識蕭何爲知己。卽受蕭何之誼。以墮呂后之計。而信猶死不悟也。予過淮。

陰觸遺事而有感。因念古聖賢帝王不治生者。惟孔孟與漢高帝耳。豪傑而不治生。則蘇秦韓信是也。然秦與信微時所遭。每每動千古扼腕。則漂母之垂名。有以也夫。

黃聖孩先生評○高帝非信知己。故終始疑信。信非高帝知己。故終始感帝。古來無天下而三分之者。蒯通創論于未興漢之先。鼎足之事直成於漢將亡之後。起世曠識韓淮陰富貴之徒。

也安能爲此

徐楚白先生評○滕公眼力不在蕭何下釋而不斬與語大悅能薦于漢高豈不薦于相國何後來長樂之死何與呂后同謀亦以已嘗薦信恐事發累及故急于死信而無一言相救

卓去病先生評○淮陰不學無術一言蔽之且不必以學術相槩也假王之請垓下之失一死非過獨人當窮時不賤簡詬厲已矣乃哀而進

食之丈夫不能自食數語激厲慨慷而自致其
誠安可與閭閻嫗婦之常同日道哉世有漂母
吾願爲秣馬焉

范增

夫忠臣受猜于主。每由讒賊間之。是以伍員非
宰嚭。鴟夷必不浮也。屈原非上官子蘭。汨羅必
不沉也。計項羽所尊信。無踰增者。誰讒誰賊。而
誰間之乎。勾踐范蠡之人。吳而恬不畏也。恃宰
嚭也。張儀之敢于來楚。而無懼也。恃子蘭鄭袖
輩也。沛公謝羽鴻門。所恃者。卽增耳。何也。增固
項羽之謀臣也。羽自起兵以來。咸陽烽火三月。

所過殘滅傷于暴哉弑義帝傷于逆哉殺卿子
冠軍傷于擅哉坑秦降卒二十萬誅降王子嬰
傷于忍哉凡此皆不愜輿情而增皆不諫果出
自增意乎抑增諫而羽不聽乎留侯君臣所以
窺增者熟矣當是時天下已非羽有而增欲謀
沛公于杯酒間以爲可混一天下豈折衝之奇
乎增之能事僅如是也羽亦笑其迂而不聽羽
之所以忽增者又素矣後世以成敗論謂沛公

脫虎口者賴有天幸留侯畫未萬全假令項羽
用亞夫策漢不折而入于楚乎而不知此第市
井格鬪之態亂臣賊子掩襲君父之不備以取
天下則可非英雄所屑蹈也羽何如人哉拔山
蓋世之傑其心懷原自光坦而增以詭譎之術
進又何愚也疽發病死何足惜哉且羽非愎諫
者比入關而悟曹無傷之譖聽侯生言能還太
公不如夫差懷王之昏迷自用而又無讒賊以

間之增何故鬱鬱不得志耶。況楚之叛將歸漢者不啻一韓信。增不得辭其罪。增與羽處有年矣。羽豈久居人下者哉。楚懷王孫心隱民間爲人牧羊。增勸羽物色而立之。何意耶。立而不足爲功。弑之深足爲逆。留侯弟死不葬。破家養士爲韓報讐。增所知也。羽殪韓王成。使留侯之怨秦者轉而怨項。而增不諫。弑義帝。則漢得執以爲辭。殪韓王成。則留侯欲釋憾于我而死心爲

漢斯二事皆所以資沛公也。增實負羽，羽不負增，而世競以亞父爲智且忠，無識甚矣。黃聖孩先生評○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高帝，此語實羽知己。

徐楚白先生評○張良目中原無范增，先托項伯解釋，俟項羽許諾而後入謝，則已安若泰山矣。增不能決勝千里而謀人杯酒間，便非帝師氣象。許子遜謂項羽之敗，全是用范增，亦此意。

卓去病先生評○宋儒論增謀殺沛公則天下
人人皆沛公子每笑之帝王局量豈盡人而具
耶當時應爲宰割者非季則羽耳天下止一沛
公取而殺之誠爲扼要增七十好奇其在此乎
聞子將先生評○增雖千百口無以應也

紀信

項羽以百萬之衆困漢王于滎陽四面急擊請
和弗許微紀信誑楚楚焚身孤城之下漢王幾不
得脫當時謀雲武雨之雄如良平信布等皆安
在耶論功而旌死事之臣則信于漢家勲無兩
矣竟置不錄說者以帝方混一區宇號令諸雄
王醜其事而掩之與斬丁公之意同予曰夫豈
獨帝醜之良平亦醜之矣鴻門之燕良用柔而

獲免白登之圍。平竒計且六出。至滎陽無一焉。則夫丁公者。帝醜所獨而紀信者。帝與良平諸將相共以爲醜者也。古死事之臣多矣。死而于事未必濟。卽濟矣。所全活止一城一邑。未若信績之烈且瑋者。漢稱三傑。信又超三傑而上之。凡高帝所以得有天下。傳祚四百載。秋毫皆信力也。而忍不錄乎。帝旣脫滎陽。以城委周苛。苛罵數羽。罪羽志聲如乳。虎捧苛沸鼎中烹之。忠

節○至○今○凜○凜○而○漢○亦○不○錄○史○記○亦○並○不○爲○信○與
苛○立○傳○豈○史○臣○之○體○當○耀○國○聲○靈○而○于○滎○陽○事
特○諱○之○歟○

固
徐楚白先生評○不惟愧殺良平抑且愧殺遷

陸賈

太后將王諸呂賈難以口舌爭而病免家食得
養晦之道及諸呂將危劉氏陳平燕居深念計
無所出賈爲畫策教以將相調和平勃兩人遂
深相結各以五百金爲壽飲酒交驩竟誅諸呂
定劉氏賈之力居多夫賈儒生也高帝起馬上
心嘗輕儒嫂罵賈時時稱說詩書以規之而安
劉氏社稷者率賈也高帝云安劉必勃可令爲

太尉予有說焉。絳侯之爲人，韓信羞與爲伍。賈誼流涕欲去之。史遷譏其鄙朴。允庸則其人可想見矣。平之深念而取決于賈，蓋疑其不足恃也。然何以卒安劉氏，不負高帝之知，勃握重兵，誅產祿，猶石磔卵無難者，可危處在左右袒耳。微平提刀夾持之，天下事尚未可知。彼張奐非北州人，豪哉胡以反黨惡鬪，鋤善類也。此賈之卓識妙用，實以助平之所不及，而惜乎高帝

不及見也。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庸人無大得亦無大失。呂后之不去勃也。以爲易與無能爲也。若朱虛侯則躁不能待矣。

沈無回先生評○予謂高帝之屬勃非以爲庸人可無大得失也。知呂后之深不庸不可以集事也。然發其機者賈也。微賈則平勃不交。驩漢社危而高帝之智亦隱矣。史以隨陸竝稱。何止說黔布一事。賈默有贊定之功。過何遠矣。

徐楚白先生評○歸功陸賈真善于讀史者

張良陳平

淮陰侯之請假王。說者咎良平謀無遺。謂不預
爲請封。而俟其自請。高帝怒動顏色。乃始躡足
附耳焉。得智。予曰。非也。高帝猜主也。良平與信。
雖有帷幄汗馬之分。總同功一體人也。信不自
請。而良平代爲之請。則帝不疑信而疑良平。良
平皆以智自完者。辭三萬戶而受留侯封。竟從
赤松子遊。不背魏無知。以示不忘本。此何如識。

量哉。而冒嫌疑以犯帝所深忌。耶侯雍齒而沙中之偶語。息其計畫。出于良平。然雍齒有讐于帝。非有功于帝者。形跡與已不類。以故已之說售。而帝亦無猜。無忌。聽且從也。世之寃淮陰侯者。百喙白其不反。而予觀信之爲人。漫無成筭。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漢之君臣。孰從而測之哉。史載其與陳豨謀事。覺終屬影響。然初告變時。帝念功。猶豫未決。取決于平平。無一言救之。

顧設僞遊雲夢之策。至若蕭何所嘗薦信者也。鐘室之誅亦助成之。則信之爲信可知也。已。黃聖孩先生評○議論徹骨

卓去病先生評○淮陰固善用兵。其人予嘗疑之。乃讀幼宰所言。信之爲人漫無成筭。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不覺快然。世第以登壇數語相詫。便以爲竒偉耳。

叔孫通

漢高帝非惡儒也。過魯而太牢祀孔子。豈惡儒者惡夫。迂而無用之。豎儒耳。叔孫通蓋有用之儒也。爲秦博士。時陳涉發難。通阿二世盜也。非反也。二世悅。賜帛二十疋。與衣一襲。幸脫虎口。不幾諛乎。然而得儒之權矣。高帝欲易太子。通以申生扶蘇之事諫。至欲頸血汗地。不幾慙乎。然而得儒之直矣。通謂高帝臣願採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說者譏其逢君而此正通之善調時
變處也高帝知有秦而已矣嘗曰大丈夫當爲
此矣茲又曰度吾所能行爲之蓋惟慮其迂也
儻通而專以古禮進帝必不從佯托于秦儀之
雜而綿蕞習者惟古是式禮行而雍雍肅肅秩
然其可觀也帝亦必不厭夫寧不厭旋拜太常
賜金五百斤矣通何巽而有合乎吾因是知高
帝所嬖罵者原非儒也卽秦皇帝所坑者亦不

過儒其服之儒而非真儒大儒也真儒大儒當
天下無道之日隱矣二世去始皇不遠通漏于
所坑之外而還能博士于二世之廷棄秦歸楚
棄楚歸漢泛乎若不繫之舟而竟以儀法自顯
通豈易及哉或有病其諫止複道而更立原廟
爲委蛇孝惠帝嗟乎通不委蛇于易儲之先而
委蛇于嗣位之後乎世之不滿夫叔孫通者魯
兩生曾非之也

漢武帝

司馬遷作孝武本紀于神僊封禪之事獨詳而
他不及非實錄也遷微文刺譏于言外也後之
訾孝武者紛紛予以班固漢書爲據則所云窮
兵黷武非獲已也王恢設謀馬邑誘襲單于師
出無功恢死于獄自是邊無寧歲似乎恢開其
釁然前此嘗和親矣嘗厚以金幣文繡賂矣而
單于侵盜無已邊境被害孝武忿之而王恢進

此謀也。恢罪在漏洩軍機，逗留不進，而不在擅開邊釁。試歷舉匈奴寇邊之事：入代者三，入鴈門者五，入五原者再，入上谷者四，入定襄入遼西入張掖酒泉入雲中入右北平者六，七殺都尉凡五，殺太守凡三。漢歲歲出師，斬虜首或千萬計，而中國士馬物故亦畧相當。然皆來而後應，不得以窮黷爲孝武罪。蓋從古匈奴爲中國患，莫橫于建元太初間，而孝武適當其強雄才。

大畧之主。其能堪乎。況高帝挫威于平城。以天下初定。久厭苦兵革。無已而順受焉。仁柔如孝文。愈不能堪。始發騎八萬五千。遣灌嬰擊之。既而欲自將往擊。羣臣太后皆諫止。遣藥布等三將軍擊之。既而與匈奴和親。輒背約入盜。遣周亞夫張武等六將軍備之。惡煩苦百姓。不發兵。深入。夫以文帝所不能堪者。而欲武帝堪之。有是哉。故責孝武不能以德綏則。迂而罪孝武。用

兵之非則尤戾舜伐有苗高宗伐鬼方周宣王
伐淮南淮北蠻荆獫狁皆夷也以中國征四夷
非孝武所創爲也自孝武而後歷昭宣元成哀
平凡六世單于咸款塞稱臣雖適逢其弱而誰
實弱之孝武弱之也微孝武則炎祚不促于新
莽而促于匈奴晉懷愍宋徽欽之辱漢早受矣
是孝武有大造于漢而安得以好大喜功訾之
卽用兵南越以其殺漢使故用兵朝鮮以其殺

遼東都尉故皆迫以不得不應之勢。豈孝武之罪哉。孝武之所短。其小者在惑溺于方士祠官。然無關社稷之根本。其大者在巫蠱之禍。國脉幾搖。而輪臺悔過。托寄得人。已足贖前愆。而盡洗之矣。學者毋徂常說而疑予言之無據也。

聞子將先生評○千古不易之論。今人動稱秦皇漢武皆以爲罪之魁矣。

徐楚白先生評○以晉宋事按之。則孝武受病

處不在征伐

卓去病先生評○有建元之強所以有元成之
安有渭橋之策所以有頡利之擒有澶淵之役
所以有數十年之無事此古來立國英雄站脚
處胡宰豈第爲漢武湔洗也

公孫弘

弘開東閣以延賓客與參謀議李德裕非之似也然謂周公吐哺下士則可弘效之則不可其說甚戾相臣以延攬爲職初不緣同姓異姓有茹且拒之分也但周公所下之士非斯皇之遺彥卽譽髦之留良縱不然亦四友十亂之僅存者與後世賓客不侔耳後世賓客如趙氏之程嬰立孤杵臼死難而外寥寥無聞戰國時四公

子皆養士食客而侯生毛薛以下。鷄鳴狗盜。樸
遯莫數矣。魏其武安各以客敗。公孫弘胡爲效
之。蓋相臣有往來天下之精神。亦有薈羶天下
之氣味。其纖趨而來者。初非欽其道德。高其品
望。而真以之爲谿谷也。特勢利所合耳。勢盡利
去。則溺韓公之灰。羅翟明之雀者。比比皆是。而
責以建議策勲。必不得之數也。李德裕引主父
偃朔方之計。朱買臣發十難。弘不得一弘。奏人

不得挾弓矢吾丘壽王以爲不便弘無以對謂
平津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樊然與槐柳齊列
嗚乎恐周公之所吐哺而下者不如是也弘軟
熟老儒賓客揣知其性必以安邊息兵之說進
然陳于好大喜功之前其能入乎是賓客巧于
逢弘而弘拙于逢武帝也德裕謂丞相閉門謝
絕賓客則朝廷自然安靜此非德裕不能爲此
說而公孫弘暗焉何也弘起于微以布衣居宰

輔德裕世祿之家以任子入相人情世態有曙
有不曙也夫豈獨相門哉凡求端人于士大夫
之門者如搴芙蓉于木末予有所試而云然矣
卓去病先生評○賓客巧于逢弘弘拙于逢武
帝極是然以武帝之好大喜功而有安靜一着
以救之固相反亦相收者如魏其武安好客而
大將軍獨以不好客見幸是也當時東南夷朔
方兩策集議以弘言罷東南夷專事朔方弘于

國事未必無濟武帝未必不喜政弘所以巧于
逢帝也

沈氏弋說

卷二

廿八

鉤弋夫人

方夫人顧盼之頃帝曰速去汝不得活令人悽
惻而不忍聞夫立其子殺其母古無是法其曰
有鑒于母后之臨朝而然非真情也當是時弗
陵雖穉帝春秋未高方求神僊不死之術而卽
爲子少母壯慮亦太蚤計矣然則何以竟殺之
耶曰巫蠱之禍必夫人構之也堯母名鬥帝無
心授之以隙夫人因謀奪嫡而江克乘之未可

知也。周宜曰：非褒姒爲內間，必不廢。晉申生非驪姬爲內間，必不死。唐太子瑛非楊貴妃爲內間，必不誅。戾太子與武帝父子骨肉，何物江克敢開之哉！必鉤弋有微巧之術，默中英主之蔽，而帝徐悟于事後，因而殺之，在鉤弋甘伏其辜，帝亦安于厥心，而斷然不貸，特不以告人，而人遂不及知耳。觀其悼李夫人之詞，幽柔婉致，頗多兒女子之情，而何獨慘于鉤弋哉！

卓去病先生評○武帝殺鈞弋夫人英雄辣手也人固非之然北朝胡后以不殺故貽禍不淺若無胡后敗露便不見武帝好着數耳聞子將先生評○想當然耳却中情理

蕭望之

于廷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而有寃臣曰韓延壽者蕭望之所陷也望之以師傅歷將相爲國元老挾私怨而誣構一馮翊如承蜩當時趙蓋韓楊之獄追論者無不痛惜傷悼而悼延壽尤甚其治潁川東郡卓異著聞遷左馮翊恩信遍二十四縣議賢議能無棄市之典特以放散官錢忤訐望之而獄吏承旨舞文延壽遂不能免

然望之大臣而屑屑與小臣爭曲直乎宋唐玠
劾文潞公法當貶竄潞公顧奏而釋之天下以
此多公褊窄如望之無以服天下之心而反爲
宵小所藉口是以袁安任隗處梁龔之時禍患
不及竟能鋤去權姦以快公憤非邪不勝正如
腐儒所云也史稱其素行高龔不能加害有味
哉斯言望之試目揣素行何如耶下獄自殺無
一人鳴其冤者以韓延壽之死得罪于天下僅

足以償之也。樹桃李則成，蹊植蒺藜則被刺。彼鄭明華龍固望之所援爲黨者，而能得其一臂之力哉！使其以傾延壽者，而傾外戚庶許史之禍可消；以擠延壽者，而擠闔官庶恭顯之讒可杜。當元成之末，天地閉，賢人隱，二疏乞骸而歸，鄭子真嚴君平鑿杯以遁，斯何時耶！望之不希，鴻冥之適，而猶好爵，是甘宜其敗也。嘗考孝元親政之年，已二十七，猶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

至再辱師傳于囹圄偪其自殺元帝之昏庸不足道而當時望之朝夕與處獨不能蚤見其微乎故吾謂王式之于昌邑猶勝蕭望之也

聞子將先生評○望之殺延壽恭顯殺望之此是世間實事實理聞之可以戒孰謂勿宰僅文人耶

漢光武

中興創業無異道也。而時勢差有難易。主術亦微有低昂。高帝之所乘者。暴秦也。人心怨莽。不殊于秦。而加以人心。思漢則光武所獨也。高帝之所當者。項羽。千古勁敵也。而光武之所當者。公孫述。隗囂。次則王郎。次則赤眉。青犢。富平。獲索等賊耳。烏合瓦解。不足以煩王師。以時勢較一難一易。懸矣。而光武與高帝所刺謬者。一不

事家人生產一性勤于稼穡營田業一以呂后
之悍而不敢廢一廢郭后易太子一斬丁公以
訓不忠一封子密爲不義侯一夷醯信越黥布
一功臣賴以獲全所同符者一斬蛇著異一圖
讖發祥一入關秋毫無犯一所得財物悉與軍
士一除秦苛法一除莽苛政一委任蕭何韓信
張良崛起帝位一聽鄧禹馮異輩成恢復之功
一慕四皓而不克見一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斯數者同異低昂
之大凡也高帝微時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
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此高帝之志也仕
宦當爲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此光武之志
也石勒有言吾遇漢高帝當北面事之遇光武
與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夫石勒亦人傑也
其評高帝與光武也如是

長卿再弋○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弑奴以首

奔竇建德建德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
此與封子密大相反可見帝王舉動儘有不如
盜賊處

卓去病先生評○光武事歸臺閣不任功臣千
古得著處至于義士叛臣或誅或釋總有所爲
帝王與盜賊之心一也

嚴子陵

夫隱者潛也。潛而復見者有所爲也。湯之阿衡，武之尚父，不以莘渭老而與之，伐暴救民是也。潛而終不見者無所爲也。潁陽巢許及沮溺丈人，葦是也。潛而復見，見而復潛者，在有爲無爲之間也。夷齊叩馬，伸義四皓，羽翼太子是也。而嚴子陵獨何所爲哉？自附洗耳之高，卽足不加于帝腹可也。寄跡羊裘之釣，卽物色之訪可無

來也。悅志富春之耕，卽安車玄纁之聘，可無就也。舜卽帝位，其微時所謂鄧墟七友者，終身不見。子陵豈不聞耶？旣至矣，而仍不屈。說者曰：貴易交，富易妻。光武所以探采弘者也。厥後寵陰麗華，廢郭后，糟糠之妻已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恃？或子陵見幾而作，未可知也。予曰：不然。子陵與光武處有年矣，彼此各習知者。光武徵處士，薛方逢萌，周黨，王霸，輩以及子陵，不過蒐隱逸。

爲名耳而富貴驕人之習氣未除子陵煙霞丘壑之侶非求志達道之英也車駕臨幸臥而不起眠而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則貧賤驕人之客氣未降以故齟齬不合而去而范文正公云非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非光武不能成先生之高嗟乎當時來而不屈者不獨一子陵則成光武之大者亦不獨一子陵假令光武不能成其高將誅之乎抑囚繫而脇之使就職乎司徒

侯霸素與子陵善遣使奉書子陵口授曰懷仁
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此在子陵未嘗
失言而帝笑爲狂奴故態已心輕之久矣三徵
而後至僅除諫議大夫豈卽鉉之地子陵固不
足當歟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此時子陵年
八十矣何不特徵于初而顧與薛方等同辟乎
子陵卽非光武故人寧棄置不徵乎在光武原
非異數在子陵可以不來賜錢百萬穀千斛在

子陵身逝之後。何不及身而賜之粟肉之繼。聊別于薛方輩。猶依然故人之情也。況先武發跡春陵時。不懇其相助爲理。而求助于天下既定之日。子陵具傲骨者。能無恧乎。宜其颺然逝也。嗟乎。使殷深源而終于不出也。至今有餘思矣。子陵亦云。

長卿再弋。○世人肚腸齷齪。看得功名富貴十分重。故側聞子陵遺事。不覺心折。其實泉石猶

祥簪纓纏縛苦樂大異子陵不過不貪富貴要
自尋個快活去處而論者多溢美子陵有知恐
掩耳不屑聽也子陵之上還有東方朔管幼安
兩種最高人物在而世誤認子陵爲第一流人
物政如賣菜傭目不覩明珠而道拾遺金遂以
爲天下之寶盡在是矣哀哉

卓去病先生評○子陵氣象實能超駕光武光
武鑒度實能涵蓋子陵故兩不相入如能不出

則桐江春水至今不知作如何想此幼宰所以致慨于玄纁也

馬援

伏波將軍援佐世祖龍興平隴定蜀南襄交阯
西鋤先零復征五溪之蠻績種種著矣封新息
侯爲漢元勲卽有罪且將十世宥之而薨苾蒙
謗主眷不終藁葬城西其故安在宋太祖嘗至
趙普家發海味于甕得瓜子金不以罪普世祖
于援據浮說而罪之非目擊也馬革裹尸之忠
曾不一憐念耶況所謂豁達大度同符高祖者

鄧冠諸功臣俱獲保全何憾于援而薄報之哉
予曰不然讒生于疑世祖之疑援非非一朝夕自
騰聲三輔遨遊二帝時已倪矣奉書言洛陽識帝
王之有真非其他功臣親角材而臣之者比也
彭寵修附而倏叛援韜畧威勇百倍于寵而不
自韜匿時有躍躍欲奮之氣世祖年老厭兵設
有叵測誰則制之其所日夜隱憂而不以告人
者讒夫窺之熟矣而援不自知故及于敗不然

梁松坐援書叩頭流血帝所稔知顧使之乘驛
責援代監其軍此何意耶援請營壺頭耿舒請
從克道帝從援議旋聽舒而咎援又何意耶朔
業之英辟明見萬里外若曰老將智而髦及之
必非其情矣宋胡寅以爲春秋旣高智有所因
此不知世祖者也

徐楚白先生評○宋太祖有制普之術故瓜金
同于海味漢世祖有防援之心故薏苡等於明

珠

黃聖孩先生評○先得予心

竇武何進

春秋書曰不待君命而誅君側之惡謂之叛晉
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諸侯城成周宋仲幾
獨不受功晉人執之于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
也而春秋以爲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
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弑之階也乃竇武何進謀
誅宦官俱上白于太后機事不密反遭其毒豈
春秋所謂謀及婦人宜其死歟夫獨斷則爲無

將請命又虞中格爲武進計何途之從而可予
曰武進之失有三失于恃失于忽失于憊耳自
負元舅之親所請必得非恃乎武以奴僕刑餘
無能爲也與陳蕃露章攻之非忽乎進聽袁紹
之說召董卓入靖以釀大難曹操笑曰特一獄
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此非憊乎以予揣之
事不可不白于太后而白之有方非倉率口舌
可驟得也蓋婦人女子之性與閹豎頗合而宮

闡邃密之地。左右近習之所浸潤。根深蒂固。斷
立轉于片言。難矣。故霍光以異姓之卿。廢昌邑。
危如累卵。而太后從之。竇武何進。以椒房之戚。
誅曹節。蹇碩。輕若承蜩。而太后不從。豈一朝夕
之故哉。況一門三侯。專寵于澤。武自授以口實。
張奐北州人豪。不引爲已助。而反使之助逆操。
戈何其疎也。何進襲武。覆轍懷陳琳。鄭公業之
諫。漢之明堂。幾于不祀。甚矣庸愚之悞國。罪不

在權姦下也。而議者惜之。亦何足惜哉。然則爲
武進計如之何。鷲鳥將擊先斂其翼。洞爨而動。
出其不意。按以必誅之條。聲罪討之。太后必不
能曲爲之庇。是呼吸之間。知勇俱困。而權姦已
授首矣。卽不然。擅殺而邀議親之典。猶愈于反。
噬也。貸諸姦以安反側。猶愈于欲盡誅之不得。
而以身殉也。如是則癩疾去而元氣不削。錮疾
已瘳。所謂大臣者。道固如此。彼負望如陳蕃。社

稷倚之安危而受禍承天垂死不悟由無術以處之也。嗚呼。奚責于武進哉。

徐楚白先生評○三失俱有而憇之害大

郭泰李膺范滂

東漢之士肥遯自珍如申屠蟠超然評論之外
者有幾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隕然
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殆庶幾焉徐孺子累辟不
就然銘戴知己之恩聞其薨卒徒步吊祭豈忘
情斯世者哉時不可爲沉冥以晦跡比于郭有
道致更遠矣龍門仙舟何者不與元禮莫逆加
以好臧否人物頗足觸忌默足以容泰實愧焉

其幸而免者在下位而無好爵之慶也。且其所
遇者惡閹非操賊也。若生漢獻之世與孔北海
彌正平同玉碎矣。議者因其幸免而云泰不爲
危言激論以取禍以予論之陳實誅宦官不克
而敗郭林宗哭諸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斯言也。乃申屠蟠黃叔度徐孺子所必不出
諸口者。明哲之謂何。一時之士厚自標榜若顧
厨俊及韋固依附時名寔無撥亂之具。而李范

人豪亦三木囊頭斃于亂賊之手則所謂風裁節義者詎士人殞身之媒歟夫真風裁真節義死社稷者有矣未有死羣小者也延嘉二年漢桓帝因陳蕃胡廣之薦安車玄纁備禮致聘于徐穉聞楊喬之賢欲以公主尚之猶未至失道之甚也而穉堅臥不出喬寧餓死而辭姻有深情隱痛不可告人者存焉當時埋光家食如茅容者不少也獨徐楊乎哉李范兩君子縱不及

徐穉之高蹈寧楊喬之不若耶士君子不得爲
天民則爲逸民毋進退失據踵李范之弊也若
郭林宗猾猾于世而僅以身免亦無取焉

李固

桓靈皆無道主也。而桓優于靈。靈帝呼宦官爲
父母。桓帝能發憤誅梁冀。大有間矣。梁冀之惡
浮于竇憲。憲刺殺諸侯。以邊功贖罪。威震朝庭。
冀弑質帝。鳩毒有徵。不赦之辜。顯然而舉。朝不
敢問。固爲元宰。又素以風節自標者。質帝暴崩。
語固以被毒之故。固于此時直發其姦。聚朝紳
而討之。冀安所遁死哉。而隱忍遷就。生死利害。

之念牽制于中。狐疑而不決。推究侍醫。何益于
事。懦與迂。合使冀得陰爲備而已。反受制焉。大
逆如冀。不聲其罪。反奏記協謀。迎立清河王慶
而。機會一失。不可復圖。與杜喬相繼受戮。宜哉。
揆其本念。不過懼禍而重發。而禍必不能免。孰
若質帝被毒之日。揚眉張膽。奮擊于朝。烈烈而
死之。爲快哉。予嘗謂豪傑舉動。十得六七。卽毅
然擔當。故謀常克。濟庸愚之人。必欲萬全。必至

于一敗塗地。夫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也。固身爲正卿，立人本朝，不以討賊爲己任。若據董狐之筆，則弑其君者非固，而誰范燁寬之謂愈于胡廣、趙戒、開、大臣軟熟畏事之門。失史氏之體矣。一梁冀耳。李固不能誅，而桓帝誅之。是桓帝之昏庸，反賢于固之忠義也。秦之趙高殺李斯，弑二世，而子嬰誅之。是子嬰不第賢于二世，且賢于李斯也。是以君子貴斷也。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李斯不死于矯詔。誅扶蘇之時而死。于囚安得上書之日。李固不死于質帝被毒之年。而死于梁冀之手。死者有知。應悔于泉下矣。馬融經術名儒。附梁冀爲作奏。請誅李固。其殺人媚人。如是未幾。髡笞徙朔方。譬虎前之巫。自結于虎。終非其所驩也。古今人患失而反失者。獨馬融乎哉。予因感李固之事。而并及之。

卓去病先生評○質帝遇毒之日。李固真欠一

死律以董狐之筆非弑君其誰

孔融

曹操忌楊彪慮其圖已因袁術僭亂誣彪大逆
劾收下獄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操述楊
公之世德辭氣慷慨以去就爭之操不得已遂
出彪說者曰操雖奸雄奪于文舉之正論而止
予曰非也袁術與彪有婚姻而羅織其罪以爲
將謀廢置則事關宗社操所執亦甚正融安得
奪之卽不然以廢置之謀發自孔融并逮融亦

可也而操翻然易慮何耶融海內領袖人中龍也挾以拂衣而去則人望失而英雄且羣起而圖操矣去尚不可況誅之乎融自稱魯國男子此時操適爲兗州刺史東方士氣剛直可智籠不可威脇失一融而天下之爲融者胥解體焉此正操所欲彌縫處也既不誅融自當釋彪此奸雄轉關換局之法而古今人盡不知也然操所陰忌而思剪者已不在彪而在融矣芳蘭當

戶不得鋤他日以匿張儉故融闔門被戮受
禍更慘嗚呼魯朱家能保全季布而孔文舉并
不保其身非智不若所處之時異也蘇長公有
言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勢不兩立此爲善良樹
幟壯千古之色則可耳其實融安能誅操哉彪
釋之後融掛冠田里鴻飛冥冥操亦無如之何
矣范曄云夫嚴氣正性覆壓而已豈能委曲以
免其生哉予謂管幼安氣性亦屬嚴正而何獨

免焉則世之君子見幾之哲何可少也

長卿再弋○父彪幾爲操所害而子脩顧沾沾焉露才觸忌猶流螢之當筵飛蛾之赴焰豈復有生理哉嗟乎何責于彌正平也

黃聖孩先生評○文舉正平儼非大有爲之才徒以口舌得禍所謂匹夫之勇耳不足惜也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雄伯之士可以利害恐不可以正論奪操實畏融非服融也此奸雄轉

關換局之法切宰一語看破今古

沈無回先生評○老瞞心事千古如見

昭烈帝

司馬光不以正統予昭烈謂其于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各位故抑之夫昭烈卽疎遠乎猶愈于魏之篡也三代而下漢得天下最正功最高尊昭烈所以綿漢祚也論世者不忍其脉之遽斬而愀然有存羊之思焉陳壽志三國明以天子之制予魏而外吳蜀爲列國以予論之崛起草澤與闇奸君側者差殊則魏且

不得與吳等況蜀乎壽又言昭烈機權幹畧不
逮魏武是以規字亦狹夫操猾虜備仁辟也仲
尼辨正謫不以晉文先齊桓壽何以屈蜀而伸
魏壽晉人也知有魏而已矣魏之有晉猶季孫
之有陽虎壽欲伸晉不得不先伸魏司馬溫公
著通鑑祖陳壽之筆以魏紀年至朱晦翁作綱
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蓋有激于
蜀丞相諸葛亮入寇之書舛錯倒置而剛定焉

者也。夫溫公爲人方嚴，不假借于篡賊。又宋代臣子亦于曹操無貶詞。顧謂操取天下于羣盜，不取天下于漢室，何意耶？人言王安石僻觀此語，則司馬君實僻過之。予窺其隱，寬魏亦所以寬晉也。司馬懿父子陽施陰設，移魏祚于掌股之間，光豈其苗裔耶？以正統子魏爲晉，司馬氏地也。此子產立公孫洩之意，觀過知仁，其此謂哉。不然，諸葛武侯去中山靖王時，未遠草廬中。

卽稱昭烈爲帝。曹其勸進之詞云。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卽帝位。皆確有所據。光豈不知之。卽陳壽亦稱昭烈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光。又豈不知之。而紆回其說。以欺後世矣。若云魏武踞中原之勝。不得以。以正統歸之。則晉之江左。宋之江南。遂不得以正統稱耶。光所見殆不如是。說者以予說爲偏詞。而更自有說。非予所敢知已。

長卿再弋○疑光爲懿泚時眸大駭試考孟夫子世系當渙然冰釋所謂蓮花出糞壤中不礙清淨者也溫公大儒予那得不如此說

卓去病先生評○正統之說論者不一予謂有土而君實由自立非人可以私意進退者周天子尚在則楚不得以滅陳此春秋存陳之旨也伯者主盟則吳楚可以疊見于春秋此春秋漸進吳楚之旨也地據中原身握大柄卽盜賊蠻

夷君子僅可致嘆于餘分閨氣而已當時臣民
安能逃之吾非天子安能誅絕之耶溫公寬魏
以寬晉此真夫子待宋人微意勿宰抉于千古
之下奇矣

魏延

孔明不用延策說者謂延有反相孔明疑之而不用然其策自奇予謂庸莫庸于子午谷之策矣子午卽險隘乎我能往寇亦能往倘曹叡見及此而蚤備焉則蜀兵未能會而爲一蜀勢先已截而爲二危矣哉太和中曹真表請數道伐蜀一出斜谷一出子午谷陳羣皆以爲未便而止豈孔明見不及此顧侯延發之哉若疑延有

反相則遣他將往可也。陽假之兵陰觀其變以剪滅之亦可也。何至并其策而棄之。凡間道襲擊以掩人之不備者。施于危邦亂國可耳。操父子君臣謀無遺諍。魏延此策何其迂也。

長卿再弋。○李密欲走襄城就張善相而聲言入洛。盛彥帥眾踰熊耳山南。弓弩刀楯夾路而伏。密兵首尾斷絕。不相救應。彥帥擊斬之。觀此則武侯不用延策確有定見。

曹操

操以丁儀之譖欲廢其子問于賈詡詡引袁本
初劉景升事諷之而止則丁儀豈端人哉丁儀
目眇操愛其才欲以女嫁之而竟不果徒虛語
耳操患頭風讀陳琳檄起曰是愈我疾是愈我
疾武嬰見賂賓王檄嘆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
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二事大相類皆奸雄釋慚
欺世語蓋無解于清議不得不如此說而李溫

陵實認以爲憐才誤矣。姦雄憐才不過收之以爲名耳。若琳與賓王檄皆罵賊之詞。千古痛快。恐操壘胸中未必如虛舩觸舟而毫無芥蒂也。長卿再弋。○劉備以天下知有已爲喜而曹操以英雄許備。備以爲懼。聞雷失箸。則操忌刻可知。丁儀才在楊脩下得免死幸矣。安望作快婿乎。

沈無回先生評○余謂二事皆真非欺世也大

奸雄亦自有轉折與真正豪傑差異而畧同若
纖毫不容是穿窬之小人非大奸雄矣

蔡邕

豫讓于智伯千古義之而蔡邕于董卓有遺議焉。吾謂董卓與智伯惡逆等耳。蔡邕才品亦不亞。豫讓或者讓烈烈以死而邕獨少此歟。乃欒布哭彭越視死如歸而高帝釋之拜爲都尉。邕感卓知遇特于王允坐中一嘆而竟付廷尉。何其冤也。漢書述邕篤孝廬墓有駟兔連理之祥。三世同居誼高閭閻稱疾辭召作釋誨以見志。

建寧中累遷議郎妖異屢見陳政要所宜行者
七事又特詔直言無諱密以皂囊封上而邕遂
斥乳母趙嬈之橫指門史霍玉之姦太尉張顥
光祿勳偉璋校尉趙玟蓋升並爲國蠹帝覽奏
爲曹節所窺而邕禍遂不可解微呂強幾棄市
矣當時劉劭楊球程璜輩遣刺毒邕而幸免王
智復告邕謗訕而邕慮不免亡命江淮遠跡吳
會惴惴乎畏罪之不服與董卓曾無生平卓之

辟邕在漢靈晏駕之後邕初稱疾不就而卓挾
之怒且詈曰我力能族人則邕之就辟其情萬
不獲已而腐儒責以不能避禍遠引設身處地
雖欲爲冥鴻得乎甚矣名之爲累也以名收以
威劫雖終身不畫一策可也而又責以直言忠
告不愈贅乎然當時賓客部曲欲尊卓比太公
稱尚父邕未嘗不諫止也永平中地震邕以爲
陰盛侵陽臣下僭踰所致明公不當乘金華青

蓋瓜畫兩轡卓未嘗不採納也。卓重邕才品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待遇頗厚而邕揣其必敗欲東奔兖州以俟之。豈附逆者哉。邕一代人望懷舊感傷羣情不無搖惑。迫允以不得不誅之勢而邕也。情之所觸不覺致嘆嘆而始成其爲邕也。豫讓見諒于襄子。欒布見取于高帝。而蔡邕偏受禍于王允。悲夫。世俗忌才而奸雄收之以從人望。其禮遇之隆有令人結念而不忘者。新

莽時詣關上書之人以四十八萬計豈盡出于
諛哉論者無以柯亭之笛農下之琴鳥篆碑冊
之技而掩其節義之高可也

長卿再弋○只因世俗不解憐才以故豪傑之
士爲權奸所顛倒而不覺入其彀中若看得王
莽謙恭下士與淮陰惡少年無二這便是真正
豪傑此管幼安所以不可及也

卓去病先生評○伯階孝友篤行絕無逢世軟

熟之態董卓生前待之甚厚然座中之嘆金罍
子云安知非感慨于盛衰今昔之故而爲此嗟
慨乎奚必專在惜卓也廷尉兒妝真是究續兼
幼宰再三數其節義幾以技藝掩矣

謝安

文靖公之英猷其大者在處桓溫破苻堅二事
古今不予其功而許其量何也安與孫興公盤
桓東山時汎海爭流風濤並惡諸君莫不色戰
而安神采吟嘯自若因此窺其雅度然孔子曰
臨事而懼孟子曰予有戒心則當社稷存亡之
會又不宜泄泄然效告子之不動心也大司馬
入朝伏甲設饌欲芟夷朝士王坦之容儀失措

倒執手板安從容望階趨席諷咏如常可謂量

矣然新亭之迎此公事也其失也諂死乏大臣之風節溫以

伐蜀之功自雄獲欲著奇勲于趙魏而路阻石

門兵摧襄邑乃委罪偏裨遷怒朝廷廢主以立

威如置奕棋而安不能匡救其失也隨乏大臣

之風義溫疾篤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安位

望傾朝何有于垂盡之死灰而顧爲具草姑緩

之以待其斃儻緩之而不斃求索無厭安何以

待之乎。其失也。觀望。乏大臣之風力。凡此三者。吾所不滿于安之處。桓溫者也。秦人挾百萬之師。直取江左。朝野震驚。安對客圍棋。恬不爲意。可謂量矣。然非謝玄實能。而堅自敗也。堅違王猛臨終之言。故及于敗。猛之言曰。晉雖僻處江南。而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讐敵。宜漸除之。堅以匹夫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中推最傑焉。而一敗塗地。其失

有三傾國而戰如樗蒲拋家以擲而不爲後繼。
一失也。疏爵以賞歸命除宮築第以待晉之君。
臣如探物于囊意滿而氣盈二失也。欲速觀厥
成而不知釋晉以爲後圖昧乘除之數犯知止
知足之戒三失也。其不殺慕容垂姚萇姑置焉。
凡此三者堅所以致敗之由也。堅夷人也。其用
兵亦夷而安借敗爲成遂有淮淝之捷不然以
八千人櫻投鞭斷流之衆雖太公穰且無所見

長而謝玄能辦此乎。儻符堅治國有方，勢不瓦
解，再舉人寇，謝氏叔侄何以應乎？古來僥倖以
成功者，不止于此。予因論謝安而推明之，以見
天之祚晉，非人力所及云。

殷浩

世俗之于流品真者必不知知者必不真是以
孔明具王佐之才高臥南陽自比管樂意稍貶
矣。時人尚莫之許。浩盜虛名累辟不就。謝尚王
濛褚裒司馬昱皆爲所欺。以爲江左興亡懸于
深源之出處。又曰深源不出其如蒼生何。惟庾
翼知其立名非真。辟爲軍司。遺書誚之。弗就也。
翼卒而浩始出北伐。無功。書空作咄。江左之蒼

生竟陸沉而未有起色及桓温辟爲尚書令手
答虞悞開閉十數竟達空函可醜極矣噫晚節
如是而厥初曾負管葛之望豈晉室士大夫崇
虛而不課實可以時名動乎向使草廬無三顧
之勤殷侯堅居墓之節千載而下不知其作何
評論也嗟乎若陶潛王無功之流謂善藏其用
也可謂善藏其拙也可

王導

史稱導爲東晉名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尚論者罪其假手逆敦以殺周顛與趙盾弑君之律同科此秦少游說也又罪其陰懷異謀坐觀敦事之成敗以爲後應此黃震說也二說皆不足以罪導何者匿怨修報恒情乎覩表流涕悔恨莫追自言幽冥中負此良友則導之過不俟人摘而已自知自訟矣奚其罪導位極人臣敦事

成富貴不加益不成首領莫保甚則赤族至愚者不爲也。棄疾之于子南石。碯之于厚。李燿之于懷光。父子尚不相及。何況兄弟。奚其罪所可罪者。庾亮召蘇峻而不止。無先見之明。石勒寇襄陽。疫死過半。葛陂淫雨三月而不襲。無乘敵之權。卞敦不赴國難。郭默害劉胤而不問。無殛奸之勇。帝拜其妻曹氏而不辭。無人臣之禮耳。晉人習氣。以放曠依阿爲高。而惜名檢任。助勦。

者目爲迂濶。誠有如于寶所訾者。當時惟陶士
行。劉越石。祖士雅。三子留心撥亂。不似晉人而
陶念未粹。劉祖不竟其用。而以幽死。惜哉。予嘗
謂春秋重世卿。而田常篡齊。六卿割晉。晉重門
第。而敦玄包藏禍心。逆節萌起。流弊一至于此。
若王導者。太平坐鎮。則可。而責以大義。滅親如
古人能乎哉。予所深罪導者。亦以導爲東晉名
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責備焉。儻就晉人而月

且之且以爲風流詳雅矣。

卓去病先生評○幼宰彈射王謝何辭以對總之婉轉圖功因循成業王右軍所言者是二子苦心處亦二子得力處且當時國勢與二子體性力量只合如此不可強也牽制以容奸乘時以自便流弊固然矣

崔浩高允

浩之誅也。崔氏族赤矣。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以浩姻親。坐罪滅宗。方浩伏誅時。幽執檻內。送于城南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從古宰司之被戮辱。無如浩最慘者。世相傳以爲毀佛之報。予謂不盡。由此浩所以賈禍者三。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犯衆怒而不恤一也。專制朝權。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

數十人爲郡守與太子晃固爭而遣之橫據其
非角勝于主二也。感嵩山道士寇謙之勸帝建
靜輪宮以上接天神高不聞鷄犬功費萬億民
疲財匱三也。凡此皆賈禍之媒至于刊所撰國
史于石列之通衢以彰直筆則罪不獨在浩也。
詔旨原教以務從實錄特不當勒石暴揚國惡。
非人臣之禮耳。然當時閔湛郗標寔誤之而高
允與之共事又未嘗諍止之也。允始謂東宮博

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既謂著作郎宗欽曰。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明知其非而不諍止。允自當與浩同科。邀景穆之靈。萬死一生。出語人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夫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允教以實對。而翟黑子不從。竟被誅戮。假令翟黑子依允所教。而受禍。則幽冥中誠負之矣。惟違允之教。以至是。是翟黑子負允。允不負翟黑子。

也。免所負者。卽崔伯深耳。何也。免所以對景穆
與帝者。當明証。直筆之是。而刊石之非。當正閔
濫。郝標造謀之罪。而開崔浩議功之典。則浩或
貶竄而不誅。卽誅應不至夷族。而免不出此。但
甘與同死。何益哉。游雅曰。崔司徒嘗謂高生豐
才博學。所少者矯矯風節耳。及司徒得罪。詔旨
臨責。浩聲嘶股栗。免敷陳事理。辭奏清明。人主
爲之改容。免于此時能碎首泣血。慟哭哀號。述

浩生平謀謨之善臣主際遇之奇以贖今日之
死未必無回天之力茅焦解衣危論安金藏剖
腹鳴冤雖秦皇武嬰不能無動而允偏不能得
諸魏主乎況左右之者有景穆在乎浩死之後
帝追悼之曰崔司徒可惜悔何及矣曩時在廷
諸臣悉擠浩莫救而允亦坐視何歟允與浩皆
習天文術數言星曆各有所得而浩精于計畫
其籌邊務若射覆無爽者何並昧于此哉況浩

自比子房而寇謙之未必如圮上老人赤松子也。史稱浩不信佛法勸魏主阮屠天下沙門焚經壞像。善廟靡有孑遺。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其愚暴若此。予聞古人欲避修史。恐羅刑禍。而魏收獨以考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修郤者猶且發塚而拋骨。則史官斷無倖免者。方佞佛以祈銷滅罪愆之不暇。而顧毀佛也哉。允歷事五帝出。

入三省五十餘年恩寵彌篤壽九十八薨雖非
佞佛之報而罪福殊懸亦非偶也

長卿再弋○北魏處崔浩太酷後世史官直筆
遂少唐太宗好自觀史史多溢美誌覽其君臣
問答卽勲華不是過也然豈皆實錄乎

黃聖孩先生評○浩博極羣書列通衢而彰直
筆是鄙陋不學所爲也魏主英果而能恤才旣
殺一浩必不復殺一允允第叩頭請死則自然

得生渠肯泣血流涕爲浩辯冤而身蹈不測之
禍哉吾故曰高生巧也

郭象

註莊子者奚翅數十家惟象註稱最能暢南華
之所欲言殫漆園之所未發後世有莊子註郭
象之說或曰非郭象手筆本于向秀之解義惟
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遂零落不
傳于世象竊爲已有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
馬蹄一篇餘但點定文句而已然秀猶有別本
故世傳向郭二莊其義不殊予曰非也秀一片

俗骨安能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其爲郭象手筆
無疑象有儁才爲人薄行忌者倡是說以沒其
長也大凡文章之道縱極神極奇者一經庸俗
之手改竄數字便令全篇減色卽果出于向秀
亦必勦襲稽叔夜輩口吻儻爲已有而未竟其
妙者也魏晉崇尚虛名郭象之名在向秀下故
當時惑之然王克名在蔡邕下而論衡何以作
帳中之秘左太冲名在二陸下而三都賦何以

不覆甕而反令玄晏重哉敢以是爲子玄解嘲

王通

隋何時耶所差勝秦者儒不坑耳斷無崇尚儒術之理通何其愚也通教授河汾年十五卽爲弟子師從者千餘人李靖房玄齡魏徵皆出其門著續經中說二書人尊之曰夫子亦儘足以自樂而與薛收西遊長安獻太平十二策識者謂其鼓瑟齊門急于干進非也此學孔子而失焉者也孔子周流轍環席不暇煖當時弟子多

從遊於四方通僅錯薛收往則猶有未肖處魯
男子之學柳下惠以其不可而學其可若優孟
之學叔敖戲也王莽之學周公詐也通之學孔
子戲耶詐耶神聖不相沿襲故堯舜不學伏羲
神農黃帝禹湯文武不學堯舜而孔子亦不學
數聖至孟氏始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荅公
孫丑敢問所安之說非如通事事摩擬言言揣
合以強附于孔子也學書者非不宗鍾王然神

不肖而彷彿其點畫則爲書奴。學詩者非不宗李杜。然骨不肖而盜竊其句字則爲詩奴。王通學孔子蓋聖奴也。後世怪之以爲文中子。乃假託者實無其人。而王績陳叔達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皆唐人也。隋唐不甚相遠。五子著論皆鑿鑿實有其人。而宋咸獨斷其無謬矣。大業元年徵之不至。司空楊素勸之仕。不欲。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

不至則通之恬退可知特獻策一事學孔子太
過而失其真而謂通鼓瑟齊門急于干進通且
死不服矣

卓去病先生評○文中子一段規行矩步精神
非戲非詐以聖奴目之當矣篇中議論確不可
易

沈無回先生評○是快論便是真正學脉

魏徵

春秋時桓公不可一日無仲唐之時太宗可以無徵其事大異徵不得借仲爲解尹起莘謂徵之事建成受命高祖非委質東宮者可以無死予謂東宮與藩王孰重高祖旣命之輔東宮是以極重之任付托徵矣付托不效卽爲高祖死亦可也馮立一騎士耳猶知死節徵爲東宮洗馬忍偷生乎卽曲宥徵者玄武門之喋血徵未

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鈞也而徵嘗勸建成殺秦王則已陰與其謀矣唐之天下秋毫皆秦王力猶漢之天下秋毫皆沛公力也沛公不以帝位讓太公與仲兄而秦王以帝位讓高祖已難矣又欲傳位建成此其勢必不能安高祖有言化家爲國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又曰我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故爲高祖計當以太上皇自處而不當以東宮處建成爲建成計當讓位世民

而○不○當○以○東○宮○自○處○爲○魏○徵○計○當○以○世○民○應○立○
之○說○上○諫○高○祖○下○勸○建○成○以○銷○其○骨○肉○之○隙○而○
不○當○勸○建○成○殺○世○民○也○建○成○庸○才○卽○世○民○遜○位○
授○之○必○不○能○享○而○徵○欲○以○討○劉○黑○闔○之○功○軼○世○
民○而○居○其○上○愚○矣○哉○自○古○有○以○天○下○傳○子○弟○者○
未○聞○有○以○天○下○傳○父○兄○者○也○舜○不○傳○稷○武○王○不○
傳○伯○邑○考○而○欲○世○民○以○天○下○傳○高○祖○又○傳○建○成○
此○高○祖○建○成○之○愚○而○魏○徵○不○當○助○其○愚○也○徵○在○
齊○王○元○古○更○愚○

貞觀間讜論十餘萬言。在武德中何以獨默。太宗陽親之而陰鄙之矣。徵死未幾而停婚。仆碑有以也夫。

徐楚白先生評○貞觀讜論豈能比績于夷吾。喋血武門不能無愧于召忽。

魏元忠

宋璟劉知幾激張說證元忠之不反說楊于公
誼背昌宗于后前千古高宋劉之能成美張說
之能從善而元忠殊不足以當此方李敬業起
義兵討武后天下震動后遣李孝逸擊之軍至
臨淮戰不利元忠不以此時伸大義激孝逸而
反爲武后作說客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若大
軍久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將代之責以逗留之

罪柰何。孝逸用其策。因風縱火。追斬敬業。假令元忠稍顧惜名義。則唐之宗社不待狄張輩。恢復而助周黨。逆元忠之罪莫可追矣。灌嬰承呂后命。擊齊。乃與齊連和。以觀變。元忠于孝逸。胡不然耶。按元忠寢疾。周霸爲之嘗糞。夫霸以諂諛拜御史。而元忠何自得此。于霸及相中宗。與時俯仰。酸棗尉袁楚客貽書責之。但愧謝而已。故宋劉之激張說其事。是其人非也。

李勣

太宗以勣爲社稷臣可托孤寄命身黜之而留
以貽高宗使感激而圖報夫漢武帝之于霍光
金日磾不如是也後勣阿意順旨贊立武曌以
長孫無忌之親褚遂良之忠俱顧命大臣而有
所不免此與上官桀之奸何異知人則哲帝堯
所難固不足爲太宗病而黜勣以市後恩術籠
之非誠動之也失馭臣之體矣乃宋主之于二

蘇亦留以待後人曰吾爲子孫得二宰相後世無非之者不第以二蘇才且忠不負先帝知人之明而儲材待用與顧命大臣其處置方畧原不可同日語也勣相其孫敬業曰必敗我家因獵而焚之敬業鬻身死馬浴血而出已而義旗首倡竟以敗誅勣雖羅剖棺之慘而得敬業以洗前愆不厚有榮施哉世俗顧謂勣爲不善之報豈爲人臣子必讒諂賣國如勣而後賢乎范

祖禹亦作此說無識甚矣勸將死以房杜爲戒
蓋房杜忠干事君其子孫覆宗絕祀出于不幸
非積不善所致也而勸迺以爲覆轍哉予嘗謂
天之報施不顛于嗣續間定休咎若云有德者
後必昌何獨爽于勲華之胄彼豈乏義方也者
聖賢豪傑之不克紹如麟鳳之無種凡庸繩繩
相接如牛羊犬豕不絕于世天豈薄麟鳳而厚
牛羊犬豕哉于公陰德而大其門曰吾子孫必

爲三公嚴延年之母掃室以待其喪之至皆道其常者也。

卓去病先生評○李勣盜賊小人不足比數范祖禹等說乃世俗作家翁無咎無譽常談耳天不薄麟鳳而厚犬羊可爲仁而無後者吐氣且此千古創語也

徐楚白先生評○太宗不知其臣李勣不知其孫

五王

從古元兇漏網于鉄鉞者惟武曩耳武曩惡冠
千古斃所生之女以誣母后而骨醉之乃桀紂
所不爲者殺唐宗室殆盡乃莽操所不爲者其
易唐爲周特篡奪之常耳滎僧懷義滎醫沈南
璆滎少年張昌宗張易之又其餘也用酷吏周
興來俊臣輩鋤除善良又其餘也以千古未有
之惡而五龍匡復得保首領恃中宗爲其子耳

子無殺母之理。當時所不可加。誅于壘者。獨中宗一人。而唐之臣無不可。刺刃于壘者。不必使中宗聞也。中宗而賢。則知有大義。滅親之說。社稷爲重。則君爲輕。君爲重。則父爲輕。古之人有行之者。而今日唐之社稷。與唐之君父。無一不重。顧重一淫篡之母乎。張柬之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竟無一人見及此乎。二張誅而武三思猶在。薛季昶劉幽求。惕然深憂。以諷柬之。

輩而忽爲几上肉恬不經意竟死于三思之手
孰謂五龍智哉三思用鄭愔計封東之輩爲五
王罷其政事此時猶可圖也而不圖反遭其毒
則是一三思尚不能芟何有于武嬰哉武嬰置
帝房州而不殺非愛之也斃其女何有于子以
爲昏庸之極不必殺也若曰存空名以塞天下
之口則誤矣彼在廷諸臣伎倆皆出嬰下非所
憚也卽野有倡義如李敬業駱賓王輩廷臣以

中宗故出死力自効。卽不勝。而中宗復辟。恃母子之親。已亦可以逃死。此壘之巧于用中宗也。聖豈不知姑姪母子之說。待仁傑之開明哉。佯爲愚闇。使賢豪忍辱以挽回。而自居其功。則海內之才。不致盡逸于草莽。吾可以晏然而無虞。此壘之巧于收仁傑輩也。壘以女主革命坐鎮二十餘年。而無竒禍。其才固百倍于男子。亦狄仁傑姚崇宋璟諸人之力居多。若諸君子速去。

則墜必速亡。諸君子可隱不隱，皆欲效伊尹之五就桀，桀下惠之不羞，汗君而不知墜，非桀比桀者，夏之裔墜者，唐之讐事讐而自附于行權無識甚矣。當時賢豪俱入其彀中而不悟，此墜之所以不可及也。墜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流涕曰：今日別舊君，墜之歿也。武三思矯制封魏元忠百戶，元忠捧制感泣。夫姚魏固世儒所號名臣，而狼狽若是，則信乎唐無人哉。

長卿再弋○或問古來効力于亂賊者甚衆何
必顧及中宗而後爲武曌用予曰予所謂廷臣
指狄仁傑姚崇宋璟諸人言也曌雖淫篡然辨
忠佞邪正截然不爽亦有一長或問曌旣改唐
爲周則自然欲立武氏苗裔以絕唐脉矣子論
雖巧非本情也予曰若不改唐爲周特母后臨
朝稱制如呂氏故事何名爲篡曌政不欲效呂
所爲改易國號三思輩隱隱有將立意中宗隱

隱有將廢意譬以弱絲繫于黃金絡于奔馬之上作垂絕狀道路觀者驚且恤而競爲之慮不然已破之甌人憚于引手矣墨是箇招權弄巧的人設此危局網羅天下豪傑豈真欲篡乎真欲篡則殺中宗立三思咄嗟可成如此則天下仍爲唐有墨安能享祚二十餘年而無恙乎此極愚之人所爲墨不爾也或問姚之嗚咽與蔡邕座上之嘆是同是異一褒一貶何耶予曰邕

之就辟卓以赤族脇之而姚則孰迫之使事女
主乎卓篡未成而身膏斧鑕昔之諂卓者轉而
諂允邕不覺有炎涼之感壘篡已成而幸保首
領中宗復辟名正言順羣心驩悅姚不宜有故
主之思一褒一貶豈漫無據耶

卓去病先生評○壘之巧于用中宗收仁傑輩
是輿論武氏當爲低首事仇而自附于行權無
識甚矣是正論仁傑輩當爲汗顏

唐肅宗

天寶末羯胡雲擾鑿輿播遷兵次馬嵬太真授首從陳玄禮之請也殆哉岌岌乎明皇耶是時肅宗卽位于靈武先儒非之以爲乘危篡國孝子所不忍而予謂此正肅宗大孝處也明皇承高中睿三宗之亂唐室世有司晨之牝高祖太宗之遺澤蕩然卽開元三十年勵精未足償累葉之穢濁無何而貴妃怙寵祿山擅權李林甫

楊國忠相繼助之人心怨唐久矣。漁陽鼓振而河北諸州望風奔潰則人心之瓦解可知。肅宗不以此時收拾人心踐天子位而斤斤小節是拘安知無徐洪客之流勸李密直向江都者乎。又安知無宇文化及之徒變生肘腋者乎。卽有忠義如張巡顏杲卿真卿等智勇如郭汾陽等亦不及施馬腹之鞭如是則明皇之首領不保唐之宗廟社稷危如累卵予故曰靈武之行權。

非大孝不能也。然則先儒何以非之。曰事由義起。前無所助。而肅宗又凡庸主也。卽位而後。未見有政教功德。赫然更始。可以追武德貞觀之舊者。而聽王璵李輔國之言。躬籍親蠶。媚神諂鬼。當危急存亡之秋。爲是迂濶之務。又違李泌之計。不直取范陽。擣其巢穴。使慶緒思明踵亂而起。舉動不厭人心。先儒殊不滿焉。而遂謂其踐位之非。豈定論哉。予有說于此。肅宗以下愚。

之心行上智之事。適逢其會。論者誅其心。弗并
訾其事。可也。或曰。明皇英主也。自蜀而歸。悔禍
之延。必能晚蓋。肅宗還位于父。退處青宮。子道
其克光乎。予曰。否。否。予嘗讀其幸蜀詩云。可憐
寒食與清明。光輝并在長安道。又云。公子途中
妨蹴鞠。佳人馬上廢鞦韆。夫流離播越之頃。孔
棘矣。上不念九廟。下不念萬靈。而寒食清明。蹴
鞠鞦韆之是念。卽令復辟焉。能改圖曩時一日。

而殺三子。太子瑛、鄂王瑊、光王琒皆以讒死。況靈武之事尤讒臣可藉爲口食者乎。肅宗之不還位亦得。

黃聖孩先生評○肅宗之卽位宋儒非之耳三尺童子亦知其宜立也。

卓去病先生評○肅宗卽位靈武政是大孝特其以下愚之心行上智之事故論者勿與誠確論也。李三郎風流天子卽事賦詩自是騷墨之

韻若以蹴踘鞞斷其不能改圖恐未可槩論也

甄濟

董卓之召蔡邕也不至曰吾力能族人甄濟隱
青巖山安祿山召之不至及反封刀召之濟引
首待刃又不至慶緒強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
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夫邕與濟同遭亂賊邕懼
族而不免于誅濟視死如歸而獲保首領士有
幸有不幸哉楊子不云乎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焉言避患之遠也二子知肥遯矣而不解于山

深林密之義。如魚在沼。欲潛藏得乎。凡朝市而
可容吾隱者。非太平有道。則遜世之聖也。二子
處漢唐之濁季。而拙于謀身。可哀也夫。

南霽雲

祿山帥范陽十四年稱兵犯闕天下人以爲反虜欲食其肉而范陽人如子弟之戴父母竭力效死惟虞其敗及祿山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噐以橐駝載歸范陽人呼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發墓斬棺以示懲而衆猶不悅幾至大亂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然矣桓叔將傾晉而曲沃之民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陳氏厚施得衆而齊人助其逆范陽之于祿山亦然而南霽雲固范陽人也與張巡許遠協謀奮擊初據雍丘謂非要害移師以保江淮前後斬獲無筭力疲救絕躍馬潰圍馳出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張樂侑食以待霽雲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城陷身死朝廷贈揚州都督論功爲第一等與張許並立廟睢陽春秋

享祀至今垂不朽焉。予讀史至此而嘆曰：嗚呼！謂人心有忠義耶？河北二十四郡望風奔降，不獨范陽謂忠義盡泯于人心耶？顏杲卿、真卿及張許尚矣。卽張介然、崔無詖、李愔、盧奕、蔣清、賈賁輩死節勤王，歷可指數，又不獨一南霽雲也。然猶可解者曰：俗有厚薄，教有端邪，感有淺深。若枳橘之受轉于地，梟鳳之賦質于天，萬不同矣。而范陽人黨逆從叛，如彼其舛。南霽雲見危

授命如此其貞。共域而處者。趨操何迥別哉。吾
聞山川社稷之秀。篤生異人。則霽雲蓋范陽之
秀氣所獨結也。忠魂義魄。千古爲昭。而于以洗
胡塵之穢。贖范陽黨逆從叛之愆。猶日月之于
織翳。過之而悉化矣。